毛詩紬義

毛詩紬義卷二十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蕩之什上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以象之甚按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箋云法度廢壞又云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板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下經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滔漫也毛意

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說文無蕩字水部
潒字云水潒瀁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
篇水部蕩字註云或作潒是潒卽蕩字潒瀁與滔慢
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
其端皆由于君心之蔑古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
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元
凱註云蕩動散也于令升晉紀總論曰況我惠帝以
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註引此詩皆屬君心言也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
非訓咨爲嗟也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从口次聲嗞

云嗟也从口兹聲則咨自訓謀事嗟咨當作嗞然爾疋釋詁云嗟咨𧾷𨁝也釋文云𧾷𨁝又作䞋字林云皆古嗟字是咨之訓嗟爾疋然矣安得謂此傳非訓咨爲嗟乎正義說泥甚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淩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按掊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已兼倍于人亦是好勝仍爲克字之義傳文

疑有脫矣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說文掊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又掊亦作裒釋詁裒聚也與聚斂義合凡自伐者皆求爭勝于人故書曰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自字與人字對謂自伐勝人非謂自伐好勝之人也傳意或當如此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按釋文云作側慮反祝詛也與正義同如陸孔說傳惟解作字則

言作詛也可矣何爲并祝言之詛祝大同經各言侯
文勢之常耳傳蓋言作祝祝皆爲詛也祝字入聲外去
聲有兩義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春官大祝掌六祝
之辭及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是也有告神而加之咎殃者尙書無逸曰否則
厥口詛祝襄十七年左傳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
有祝及此詩侯作侯祝是也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
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贊詞
而兼求福祐者也其詛祝字則爲詶言部譸云詶也
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詶云譸也

从言州聲詛云詶也从言且聲⿰言由云詶也从言由聲
四字連列轉互相訓皆所謂譸張爲幻者也惟今本
說文詶云譸也徐音市流切玉篇詶云時游切詶答
也說文職叉切詛也玉篇所據是說文古本詶爲職
叉切卽是詛祝之祝訓詛卽用毛此傳是祝與詛一
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易旣濟九三高宗伐
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
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按學者
言鬼方各異有以爲卽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

註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史記云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有以爲西羌者據文選楊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註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註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令升易註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也汲郡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荆者師行次宿之地既克鬼方卽言氐羌來賓則以鬼方卽西羌者近是然此可以釋易而不可以釋此詩此詩自二章以後詞託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

經意故以鬼方爲遠方正義反引高宗事以實之失其旨矣古者鬼與九字通殷本紀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是鬼卽九字小明至于艽野傳訓爲遠荒之地說文亦同艽以九爲聲艽爲遠荒故鬼亦得爲遠方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正義釋傳甚畧按顛本訓頂也其樹木顛仆當作槇說文槇云木頂也

从木眞聲一曰仆木也徐音都年切今作顚借也古者沛拔聲同易豐其沛釋文云本或作旆是沛旆一字詩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坺周禮大司馬中夏敎茇舍鄭註云茇讀如萊沛之沛坺茇拔俱从犮聲是古沛拔聲同故傳得訓沛爲拔也

抑

序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如楚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耄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

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則以此詩年未耄作已不依楚語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厲王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未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尙在僖侯之世則是諸侯庶子而得作詩刺王者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國語云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亦得獻詩正義依韋昭楚語註斷爲耄年後追刺厲王自厲王元年下至平王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二十至作

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緣編之宣王以上乎其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詩作于厲王三年之內鄭殆以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除喪年近弱冠固應能作詩刺王也

洒埽庭內傳洒灑也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爲灑謂洒水溼地也唐風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義亦謂洒以水溼地灑是散水之名按正義未明傳意論語當洒埽釋文云洒正當作灑是灑埽之字當作灑也說文洒滌也古文爲灑埽字說文稱古文

者有二例字下註古文者音義皆同云古文以爲某字者音義多别灑云汛也此下不云古文作洒是古文借洒爲灑也毛詩本古文故傳讀洒爲灑洒與洗同左傳云洒濯其心孟子云願比死者一洒之義皆同洗然内則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義又同灑是以古文借爲灑埽矣

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按箋以蠻方爲九州之外傳意當謂荆蠻淮夷之等史

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猖獗故武公陳戒及之史雖稱厲王暴虐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蠻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遏爲遠欲王驅而遠之正義述毛不別解蠻方

殆謂同鄭釐幾之外恐未然

尙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按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日尙不愧于屋漏其義未詳邢疏引鄭此箋復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郭云其義未詳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室中四隅本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証其幽闇可知孫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厞陋隱

也因讀漏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于釋宮當泛言居室鄭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宗廟之室傳箋別矣正義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屚屋穿水下也陋側逃也陋阨陜也阨陜與屛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正義曰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証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

因彼戚文而盡引之按說文云室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至可訓止則止可訓至然傳言至者謂至極武公欲王上法文王各至其極也正義未明傳意大學此後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未引此詩孔偶不檢也

言緡之絲傳緡被也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按說文云緡釣魚繁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云釣魚繁即釋言之綸也云解衣相被即毛此傳緡之訓被古矣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詁云

故言也如陸言殆謂說文引詩作詁言按釋詁云話言也則話與言一書立政一話一言孔安國傳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則訓話爲善板之出話不遠及本篇愼爾出話傳皆爲善言此經如作告之詁言毛何緣以善言釋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自指詩傳與此話言無涉話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語言善言即用此傳合會釋从昏昏塞口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善言合會則談者可以塞口也引傳不言春秋傳當別有傳記之言若襄二年左傳君子譏季文子明引此詩許

必不舍詩而引傳矣

日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詞故韓詩作聿孔以傳箋不釋曰字故引韓詩釋之按爾疋孫炎註云遹古述字讀聿上經亦聿既耄正義曰爾疋之訓聿曰述也亦爲自也今爾疋釋言云遹述也釋詁云遹自也如孫孔之說爾疋之遹卽聿字矣文王有聲云遹求厥寧說文引作欥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欥求厥寧曰卽欥之省文故韓詩以曰爲聿許云曰亦聲而徐音余律切與聿同一切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文選載王叔師註引緜詩亦作予聿有奔走予聿

有先後殆亦韓詩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當咎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陳與周書畧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言無諱其義當與周宗既滅褒姒威之同此篇本名桑柔而春秋文元年左傳稱爲周芮良夫之詩則又名芮良夫與

周書名篇一例

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旬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按今釋言作洵孔不言爾疋字異是孔所據爾疋作旬均也古旬與勻聲同說文旬从日勻省又从旬作眴是旬勻本通故玉篇勻有弋旬居旬二切易豐卦雖旬无咎荀慈明本作雖均无咎是旬又與均同也釋文陰於鴆反本亦作蔭正義釋傳云蔭均今本从从釋文當改作蔭乃合正義原本

倉兄填兮傳倉喪兄滋填久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

正義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如孔言則正義經作況字況與貺通故以貺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況校書者依釋文而定作兄也嘗改作況乃合正義原本說文茲云艸木多益滋云益也常棣況也永歎箋云茲對之長歎訓況爲茲彼茲卽此傳之滋彼釋文云況本亦作兄是兄卽況之省文耳況之得訓爲茲者古況兄與皇一字書無逸篇無皇曰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也釋艸云皇榮也是發榮滋長之

義爾疋之皇卽說文之㞷說文云㞷艸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从㞢在土上㞢者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艸木多益之義皇卽況故況訓爲茲也倉初亮反傳殆讀倉爲喪塡與塵聲同故訓爲久具如正義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按厲王用兵他無可考汲郡紀年載厲王三年王命虢公長父伐淮夷而已觀此詩則當年軍旅之興殆無虛日不但此也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入春秋已來惟餘百數十國春秋以前其爲強大兼并者固多如此詩所陳則爲厲王翦滅者柳亦不少傳故釋泯爲滅而箋言殘滅亦謂厲王用兵之不得其所也共和時亦有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之事惟二相行政帥師者又是召公芮伯不應刺之經斷厲流彘前事此據征伐一節言之耳假令共和時有作詩者亦得爲刺厲王以王固尚在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後即書共和元年自是太史公之誤如謂厲王已沒宣王尚少則當屬之宣王如謂王已流彘太子監國仍當屬之厲王乃

前後兩無所屬而繫以共和此王莽居攝改元所由藉口也然其失不始于太史公春秋魯隱公元年不行卽位之禮經據其實而左氏曰不書卽位攝也是謂隱公攝位之元年也太史公承其誤以作年表非春秋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義紀年于庚申仍書厲王十三年以迄二十六年癸酉得之

國步蔑資箋云蔑猶輕也又云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蔑之爲輕正義不釋按說文蔑云勞目無精也懱云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懱箋讀蔑爲懱故曰蔑猶輕也文選沈休文奏

彈王源云蔑祖辱親李善註引說文懱字釋之云蔑與懱古字同

大風有隧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隧者井湮木刋陳隧爲陳道證隧爲道是矣而不言隧之何以得訓爲道按說文無隧字隧卽遂也遂與術一字說文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間道也故遂得訓道曹風匪風發兮傳云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釋天回風爲飄回旋之風从地陡起故曰匪有道此大風从空谷而來故爲有道楚詞河伯云衝風起兮水橫波說文衝通道也故王叔師註云衝遂也

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象神祐反遇遂風大波涌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遂爲道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戾定也正義曰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按經末二章切指民心上章言民之無極則主爲涼薄以背上民之回邪則主爲競力以凌人此章末戾承上章而言無極回邪如是則民心動搖而無定將主爲盜賊而寇害于王矣周書芮良夫解曰以寻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

惟國人孔晁註曰是國人爲患也此詩職盜爲寇正謂國人爲患與周書之旨相符正義謂民作盜賊自相寇害非經意也

雲漢

天降喪亂箋云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述經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釋箋日定本集註仍字皆作乃字是正義本箋文作仍字而述經用乃字誤也雖釋詁仍亦訓乃乃亦音仍必改从仍字方合正義原本

后稷不克正義引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

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按毛無傳孔以王說爲毛說訓克爲能而能下横益福祐二字此釋經者所忌也說文云克肩也徐氏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經言雨澤不降豈先祖后稷不克肩邪皇天上帝不臨鑒邪如此方合毛意

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正義述經曰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釋傳云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註皆云孑然遺失也如孔言是正義傳文作孑然遺漏今本校書者依定

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作遺漏乃合正義原本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
餓殺我民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
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
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按孫釋傳于字下
益何所二字經無是也經言昊天上帝則不以雨澤
爲我遺矣相與恐畏者亦尚有神何不相與恐畏乎
先祖之神爰來至矣傳意如此箋以摧爲嗺又以嗺
爲嗟故下卽云于嗟乎說文無嗺字廣韻嗺云送歌
也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與嗟歎義同故嗺得爲嗟也箋讀于爲吁釋文無音亦誤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又日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本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惔傳云惔燔也彼釋文云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是炎焱惔古字通彼傳訓惔爲燔爇也言憂心如火之燔爇耳此經下有如焚焚旣是燒則惔不得訓燔而已故訓燎以別之傳日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正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惔爲燎疏矣釋文載傳燎也無之字今本傳文之字當衍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釋箋曰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賙按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字作周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字作賙箋言賙給之又言權救其急則賙亦周救之義說文貝部不收賙字其義當與周通用不解箋何以必別

其字竊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賙也故爲賙給亦如改摧爲嗺訓嗺爲嗟耳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正義曰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又曰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按自共和時荆楚漸張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時勢當又熾南方諸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加申伯爲侯伯以爲連屬之監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畧皆于此詩見焉建者卽

經于邑于謝是也親者卽經操此萬邦聞于四國是也若如孔言宣王當日惟是推恩外戚後世史法應以爲譏豈復有可美者乎國語稱申呂齊許由大姜則自周初受封經已明言維周之幹至厲王尙娶于申何至宣王而遽絕此又必無之事也

崧高維嶽傳崧高皃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引韋昭國語註云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惟云四岳不

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于神以佑堯者也正義又曰何知此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為高皃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按傳因伯夷為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云尙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春秋隱八年公羊傳何休註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云云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今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而何邵公引書有之與封禪書合應劭風俗通按尙書與太史公所言畧同而皆如岱宗之禮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氏言不巡者亦據書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中岳據此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嶽之祀隱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姜爲大岳

之後皆不稱四岳而稱大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兼掌五嶽而此詩言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嶽不得謂姜氏不主崧高矣然則傳舉四岳特以明姜氏官爲四伯未嘗言此詩崧高非中嶽也應仲遠序五岳曰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以崧高爲中岳其說可從正義之言未免誤會傳意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經曰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按下箋

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之楨榦之臣以甫申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呂即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既申由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榦申爲周邦之楨榦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人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荆楚同知殷商荆楚爲一郎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于此也正義以箋述傳失之詳見揚之水篇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

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如正義言是謂謝卽申也按黍苗肅肅謝功傳云謝邑也此言周之南國邑與國一耳傳意以謝本周南方之一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因是謝人篓云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言故謝邑其意亦同于傳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陳蔡應鄧隨唐水經溮水篇註云溮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

爲謝陽侯卽其國也然則是水卽謝水也又云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泚水又云泚水又西南與南長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又云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里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又云其水南入大湖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云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云云後漢書光武紀進屠唐子鄉註云唐子鄉有唐子山謝

城故址與湖陽故城及唐子山皆在今河南南陽府
唐縣南中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唐縣在南陽
東一百二十里當日徙居于謝蓋擇形勝之地以爲
方伯治所漢荆州刺史治南陽而後魏復設東荆州
刺史治泚陽其故城亦在今唐縣東以後準前謝在
周時爲形勝之地可知然則謝與唐鄰距申蓋逺不
得爲一地矣謝之先爲徐楚辭七諫云偃王行其仁
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王叔師註曰荆楚也徐偃王國
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
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

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如王叔師言則偃王舊國于謝其言周衰言楚文王順七諫之文爲說耳史記昌黎俱不言楚文王秦本紀云繆王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昌黎衢州徐偃王廟碑云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以秦本紀及韓碑觀之則徐先居謝自繆王時已走徐城故宣王以其地封

申伯傳以謝爲周之南國非無本也謝以水得名因徐先居之故詩或作謝或作徐耳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正義曰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又曰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按孔以申國已絕家于京師故爲此說申伯由申國入爲卿士家仍在申王命遷在申之家臣往居謝邑耳王命在先城宅旣成卽應遷從申伯則尚由鎬至岐由岐往謝勢亦不得同行也

鉤膺濯濯傳鉤膺樊纓也正義曰明言膺者謂膺上有

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如孔言引巾車文則傳當云鉤膺鉤樊纓也誤與采芑傳同詳見采芑篇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當矣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意存右鄭非也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介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不然說文云珽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

首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玠大圭也从玉介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註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詞書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春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而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實訓

爲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落第二義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錫介珪以作瑞正用毛此傳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正義釋箋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按說文作䢋讀與記同釋文云近音記是陸經本作䢋故音記如孔言則正義經本作近故云不復得與之相近或欲據說文改作䢋轉與正義原本不合字有當仍其誤者此類是也

王餞于郿傳郿地名箋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正

義曰時宣王葢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
故餞之于郿也按箋以岐周爲大名實卽郿耳周自
大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
南皇矣篇所謂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
彼箋云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
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
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云云不明言其地名以此
經觀之其卽郿乎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在渭水南古
郿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以亦在岐山之南故統號
岐周時宣王省方在郿非自岐遣之而餞之于郿也

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鄗字可云在岐然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奭也康公食采于召水經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邵公之釆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鄗縣有邵亭謂此也召祖在鄗則江漢于周受命亦謂鄗矣二疋之文未有言宣王至岐者吉日漆沮毛傳謂漆沮之水則在漢馮翊鳳翔石鼓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成王而昌黎詩云宣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陽騁雄駿以爲宣王獵碣殆據此詩及箋蓋已省岐陽則順時蒐狩亦禮之

所有也

以峙其粻箋云粻糧正義曰粻糧釋言文按粻與糧通

說文餱字註引周書峙乃餱粻今書作糗糧是粻與

糧通說文米部無粻字徐鉉新附有之然餱字註及

糤字註中皆有粻字又見于詩爾疋或米部偶脫耳

峙釋文作畤云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正義以俗本

作畤爲誤其實儲峙當作偫說文儲云偫也偫云待

也从人从待徐音直里切畤與峙皆假借也

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皃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箋云

申伯之皃有威武番番然毛以下經言文武是憲則

申伯兼有文武故以番番屬虎賁之士鄭以下章言申伯之德此章當言申伯之威故易傳言申伯之皃有威武明指申伯之身傳箋別矣正義同箋于傳失之

毛詩紬義卷二十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蕩之什下

烝民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按正義以樊在畿內故疑不得稱侯毛意不然也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絺樊莊

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子杜元凱註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註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此一說也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註曰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也沘水篇註引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廣韻樊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後因氏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

也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註引韓詩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晉語謂陽有樊仲之官守司馬彪謂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皆指其子孫而言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樊東遷後仲山甫子孫所封後徙于河南其說是也瑕邱非畿內故可稱樊侯然如張守節所引安知毛傳原本不作樊穆仲平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地瑕邱今山東兖州府滋陽縣地樊城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地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

爲儀故以爲匹如孔言則正義本與釋文本皆作我義圖之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鄭箋誤改也當仍作義乃合正義原本

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正義曰愛隱釋言文按爾疋作薆正義不言字異則唐爾疋本有作愛者也說文艸部無薆字竹部篓云蔽不見也人部僾云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二字之訓皆有隱義廣韻薆僾二字註皆云隱也愛卽薆僾之省文故傳訓爲隱說文愛云行皃炁云惠也箋云愛惜字本作炁隸書炁愛通故不曰愛當作炁也

仲山甫出祖傳言述職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

正義曰旣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旣受王命將欲適齊出于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按祖與下徂齊同古文作且訓往故傳云述職毛意以山甫爲王卿士職當毗省諸侯此行自述其卿士之職及已在道乃奉王命城齊與召伯奉命專爲城謝者不同正義謂旣受王命將欲適齊非毛意矣

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

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齊世家本缺一代若于哀公上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諜見齊譜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卽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預註曰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預註曰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篇註曰濟水又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里書曰呂尙封

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如彼諸文是太公初封卽都薄姑此傳云去薄姑而都臨菑毛意謂至是始由薄姑徙都臨菑異于史記矣博昌爲今山東靑州府博興縣地距臨菑五十里在太公初封百里之內而沂州府屬莒州亦有薄姑則成王時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遷奄君于此水經濰水篇註曰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水所出其水東北徑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靑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安國註曰蒲姑齊地近中國教

化之又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孔安國註曰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如書序是奄君遷于薄姑而酈註引闞駰日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里志曰或言薄姑也此說非是計奄君遷此不久國除故春秋初莒子自介根徙都焉齊終春秋不能有莒何得太公時已封薄姑孔傳及鄭書序註言蒲姑齊地者據漢初三齊言之耳若然薄姑有二地而薄姑之君豈應有二竊嘗以事勢推之奄本居曲阜薄

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徙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遂誘祿父反書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酌罪之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翦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如此則左傳書序漢志及服孔之言一一皆合此傳云去薄姑亦當謂博昌薄姑非姑幕薄姑也薄蒲亳三字通

韓奕

序箋云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正義釋大夫韓氏據桓三年左傳服虔註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又謂引史伯者証幽王之時韓猶在也皆非箋意按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

封于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于韓原卽今之馮翊韓城是也如小司馬說武子非桓叔之子此箋但云韓氏不云韓萬言故大夫者謂韓故時大夫其意亦以此大夫卽韓苗裔與世家同春秋戰國時晉興而韓繼引鄭語者以此大夫之後爲六國韓王証史伯之言驗耳

有倬其道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按禹除水災定田賦所以養民宣王平大亂建侯伯所以靖民倬然著明之道傳指宣王能繼禹功也箋以有倬句屬韓侯故云今

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傳箋不同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以經言因以其伯故傳言爲侯伯經先受命而後來覲傳依經爲訓也箋云受王命爲諸侯不言侯伯次章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如箋則首章爲初受諸侯之命尚未命爲侯伯直至卒章始言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于之傳箋義別矣正義述經于此句亦用傳侯伯之義非箋意也繼世而立列國之常然觀春秋諸侯有錫命有不錫命則錫命者爲榮故箋以受命爲

諸侯爲顯其美也

以其介圭箋云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正義曰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按序下箋云梁山于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下邱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已明言韓在夏陽引黑水西河明韓國在雍州引璆琳琅玕明大圭爲

雍產不言雍州初無義例孔謂韓實在西河而非雍州豈以漢夏陽之地非并周之雍州耶職方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初不言河漢地里志曰周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校其地勢并在冀州之北與雍分河水爲界夏陽在西河之西不得爲西河豈并州在西河之東反得稱西河耶孔以經言奄受北國疑韓亦在北故以并州當之不知經言北國正謂雍州之北耳詳見後條

炰鼈鮮魚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正義曰按字書包𤋎毛

燒肉也炰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燺煑曰炰然則炰與
炰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炰然則炰與炰
以火熟之謂烝煑之也按說文炮云毛炙肉也周禮
地官封人毛炮之豚鄭註云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
八珍小雅瓠葉炮之燔之傳以毛曰炮正義謂此述
庶人之禮當是合毛而炮之是炮之爲訓原兼去毛
合毛言也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鄭註炮者以塗燒
之爲名也禮運以炮以燔註炮裹之也此箋言以火
熟之何知不是塗裹燒之而必謂烝煑之乎瓠葉傳
言以毛曰炮所以別于燔炙此及六月鱠鯉鮮魚俱

是生食炮爲孰食其義易明故毛不發傳箋言火孰對魚之生食而言蓋炮與炰通漢書律秝志炮犧氏之王天下也顏師古註云炮與炰同炰人治之則塗裹烝炰皆兼之矣鮮當讀如斯爾疋釋言斯離也斯離其魚如膾是作膾正義謂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恐非也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曰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

按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賤而冬貴吳都賦云

苞筍抽節劉淵林註曰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于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正指冬生之筍而言說文又曰筍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筍之外裹爲箁箬許所謂象形象筍之形書顧命敷重筍席孔傳筍箁箬是也竹卽是筍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箋以竹爲大名故易傳爲竹萌言筍是竹之所萌生也釋艸云篙箭萌專謂箭竹之萌正義引釋艸云筍竹萌或孫炎本爾疋如是然與傳毛義殊也說文蒲水艸也蒻蒲子也蒢蒲蒻之類也蒢與蒲蒻

別矣箋言深蒲卽蒲之省文非謂蒲蒻入水深也正義以筍竹爲竹萌以蒲蒻爲深蒲同傳于箋兩失毛鄭之意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按首章王親命之毛鄭俱無釋加箋義先入覲而後受命則爲親命韓侯如傳義先受命而後入覲則韓侯尙在其國不得云親命矣上下契勘乃知此章言蹶父相攸實爲首章補序蓋銜命必有卿士常武王謂尹氏傳云掌命卿士是也蹶父爲王卿士則親命者命此蹶父汲郡古文云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與此經合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按下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又云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王畿謂鎬京也鎬京北面爲今陝西榆林府邊牆外地是鄭以韓城在雍州而撫柔雍州界北蠻服之國正義謂韓爲并州牧者非矣毛于韓城無釋但韓受北國其治所當在北方水經聖水篇註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肅以燕師爲燕國之民故爲此說然申伯國申而爲侯伯則居于謝同在豫州韓侯

國韓其爲侯伯治所亦應在雍州此經韓城當以六月毛傳釋之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夫鎬爲九原方爲朔方辯見而焦穫又在鎬方之外乃玁狁諸國出入之要路韓之先祖居其地以撫柔百蠻則韓城之在焦穫審矣

因時百蠻傳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箋云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傳以因時爲長是箋以因時爲時節傳箋不同正義以鄭述毛誤也

其追其貊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正義釋箋作獫夷云定本集註皆作玁狁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狁當仍作夷乃合正義原本水經註引此箋亦作獫夸也鄭言追貊東遷明周時爲北國說文貊作貉云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又貔字註云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以貉爲北國鄭註周禮以九貊爲東夷又以爲東北夷據漢時言之耳正義謂貊者東夷之種分居于北與箋義相違非鄭意也

江漢

淮夷來求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正義曰春秋時淮夸病杞齊桓公東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夸在東國又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按春秋僖十六年會淮謀鄫非爲病杞自是偶有不照惟引東畧以証東國而淮夷所在仍未明也傳言東國言在淮浦是明有其國邑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卽漢之淮浦縣漢屬臨淮郡後改屬廣陵郡故水經云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註引應劭曰蓋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正在縣南然則安東卽淮夷召公所伐在淮北矣

經營四方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按此爲經之二章言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三章言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四章至卒章皆言錫祉召伯之事惟首章來求來鋪言伐淮夷耳是召公自此役而後尚有許多勛勞序言興衰撥亂者指此正義謂經六章皆命召公平淮夷誤也

于疆于理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正義曰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註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如孔言是正義本無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此六字是述定本集註之言校書者誤以爲孔遵定本集

詁輒爲增入按箋云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經界修其分理止訓于爲往正義述經云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理釋箋云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是正義原本止有于往之訓無于於二字也刪之乃合

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正義曰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按旬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旬之得爲營者爾疋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言陰均也

是句卽洵字挍風擊鼓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夐

說文云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

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傳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

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

殷本紀夐求俱作營求是古者句洵夐營四字音義

互通故得爲營也

常武

正義曰此經淮浦非淮夷徐國非春秋之徐子其說是

也江漢經無淮浦而毛傳言淮夷在淮浦濼之東國

其爲今之安東無疑此經淮浦在徐國之上必非江

漢毛傳之淮浦故孔以爲非淮夷也鄭于仍叔家父及譚韓諸國皆引春秋內外傳以明之此經徐國闕焉故孔以爲非春秋之徐子也但淮自發源至海其可名淮浦者多據禹貢徐州爲國當亦不少經所謂淮浦徐國者果安在乎汲郡古文云宣王六年王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彼次淮卽詩淮浦彼徐戎卽詩徐國春秋僖十六年經會于淮杜註云臨淮郡左右是淮浦卽臨淮也漢志臨淮郡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縣卽春秋時徐子之國爲今安徽直隸州泗州地伐徐戎而次于此明徐戎之國

更在其東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序云魯侯伯
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徐戎爲魯東之戎
與淮夷鄰近同在安東可知泗州去安東二百八十
里王師既服淮浦諸國宜徐戎驛騎聞之不戰而自
屈也王猶允塞箋云兵雖臨之尙守信自實與紀年
言次于淮合淮浦爲臨淮徐國爲徐戎傳箋所未言
然古文不可廢也經不稱徐戎而稱徐國者已服王
化所以進之春秋時有北戎允姓之戎揚拒泉皐伊
雒之戎茅戎犬戎驪戎其無名號專稱戎者如隱公
時會潛盟唐皆魯西南之戎獨不見徐戎意宣王此

役而後革面洗心既與中國無異所以至春秋而不復見與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孔意以孫言爲然、按白虎通云、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禮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大祖又曰天子遣將軍必于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于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如白虎通引此詩是南仲在宣王時後漢之初諸儒已同毛說而命于大祖禮有明文孫氏之評未爲得矣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又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按傳言王舒徐安行匪繼以遨遊將于徐方陳旅以恐動之也周頌載芟驛驛其達釋訓云繹繹生也二字本通故

箋以釋爲驛正義述毛云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是以箋傳遽之義爲毛義也恐不然

如震如怒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與箋合是鄭作箋時經字作而也正義述經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孔所據經字作如故述經如此不言箋異其所據箋亦作如也今本箋兩而字不知誰所校定雖而與如古字本通然必改作如乃與經合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

正義釋箋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按邶北門傳訓敦爲厚施之此經誠爲不協然行葦敦訓聚兒安知毛意不以爲聚乎訓聚則與箋讀爲屯者一矣揚子雲甘泉賦云敦萬騎于中林兮李善註敦與屯同故鄭謂當作屯

仍執醜虜傳仍就正義曰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按釋詁仍有三訓厚也乃也因也無訓就者釋文云仍本或作扔說文仍扔俱訓因而別有捆字云就也从手因聲傳讀仍爲捆故訓爲就耳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按說文翰云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今周書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當从許所引爲正是翰爲鷐風秦風鴥彼晨風傳云晨風鸇也說文鸇云鷐風也是翰爲鸇故傳云摯而箋言豪俊矣正義統云鷹鸇之類疏也

瞻卬

譖始竟背箋云譖不信也正義曰讒譖者皆不信之言

故以譖爲不信也按釋文云譖本又作僭子念反是鄭箋詩時經文作僭故訓爲不信也巧言僭始既涵箋訓不信與此正同孔未免曲爲之說譖僭皆以朁爲聲二字本可通借是以巧言傳訓僭爲數讀側蔭反然箋有破字之例如此經作譖鄭欲訓爲不信則必曰譖當作僭矣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又云乃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釋箋曰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

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按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為與奪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為傳當从本訓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卽疆介之介宣王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此舍爾介狄對下邦國殄瘁維予胥忌對下人之云亡言天何以刺責爾乎神何以不福爾乎以王自舍置爾疆介之遐逖而惟與予羣臣相怨如是則不能至道不能致祥威儀益多不善羣臣之賢者皆言逃亡爾王之邦國雖疆介

遐逖亦將盡病矣毛意當然

召旻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疋則無之按釋詁云漮虛也釋文云郭云本或作荒荒亦卽虛之空無今本爾疋郭註惟引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卽虛耳無本或作荒四字如釋文是郭註爾疋本亦作荒殆卽某氏本矣易泰卦包荒釋文云鄭讀爲康云虛也然則荒漮一字非漮之外又有荒字正義當云唯某氏漮作荒也

蟊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按抑篇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謂無角自用之言實潰亂小子此傳與彼訓同則謂王施罪罟于天下以此蟊賊之臣在內潰亂王心也箋以訌爲爭訟又謂蟊賊之臣自相讒惡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皋皋訿訿傳訿訿窳不供事也正義曰說文云窳嬾也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穴音眠按今說文穴部窳云汙窬也無

如孔所引之說、陸氏釋文作寙亦引說文云嬾也、而說文宀部並無寙字、豈唐初說文寙字下本有此訓、而陸氏誤作寙與、然說文瓜部有㼌字、註云、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弱、與嬾惰義同、此傳寙不供事、當作㼌。

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按說文云㝵傾覆也从寸臼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傾覆與隊義同傳意言王位之必隊箋言犬戎伐之亦據後事見凡伯之言驗耳正義謂

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夫幽王十年尙盟諸侯于太
室王師尙能伐申何言與諸侯無異哉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按
說文僓云嫺也一曰長皃長義與遂義近而潰僓聲
同傳讀潰爲僓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聲同故喟
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鄭讀潰如謂而謂與彙
通爾疋釋木云謂櫬采薪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
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彙是彙與謂通說文𢑴云蟲
似豪豬者从㣇胃省聲或从虫作蝟𢑴今隸書作彙
是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順釋

無所發明故詳之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當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葢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按說文云瀕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瀕字故直訓厓也鄭作箋時經文是頻字故鄭謂當作濱釋文載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文濱是今文毛傳自依古文非關通假徐氏謂濱爲俗字亦非頻乃俗字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

召公也按風始周召而風之終以周公雅之終以召公先儒多如此說則經稱召公不爲無意而此箋獨言非獨召公者周南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箋云非獨召公不知何時脫去正義于此亦更不言及不可解也